

##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塋 兒女情託三椿後事

且不說劉電這邊僱覓人夫起柩之事，且說岑公子與母親安居蔣宅甚是相得。不覺寒暑又更，其時卻值七月中元。沂水風俗，到此時家家都要掃松祭祀。岑夫人因與蔣君說知，要往祖塋祭掃。蔣士奇道：“大姊不說，我已早為預備。況我兩家墳塋相去不遠，明日中元之節，已吩咐備辦兩副祭禮，便可一同前往。”岑夫人又體己備了兩副祭禮，香燭冥資，俱預為齊備。先一日，蔣士奇即著家人前往打掃祠堂莊院。到十五日早晨，大家喫過了早飯。蔣老夫人與岑夫人同坐了一輛車子，帶著僕婦。蔣大娘子與小相公、蘇小姐坐一輛車子，帶著丫頭。蔣士奇與岑公子俱騎牲口隨車而行。

原來兩家墳塋相去不遠，離村不過十餘里之遙，順路先到了何氏墳塋。岑夫人們下了車子，認得是自己的祖墳，因對蔣君道：“怎不先到佳塋上去？”蔣士奇道：“這是順路，總是一般。”岑夫人叫公子將自備祭禮擺上，蔣士奇道：“我已備了兩副祭禮。既然如此，竟各用一副，彼此都盡了心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是。”蔣士奇遂指著這何生的新塚道：“這裏我已著人添過幾回土了。”岑夫人止不住流淚道謝，因將祭品列在當中祭臺石上，點起香燭。岑公子隨著母親先拜稟過了，蔣老夫人要來行禮，岑夫人再三攙住，祇行了個常禮。蔣士奇夫婦先後展拜，岑夫人母子俱在傍邊回拜。然後，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畢，焚化紙錢。岑夫人大哭了一場，隨將祭過桌席收拾，先抬往莊院裏去整治。大家一同上車，又往蔣氏墳塋裏來，一般祭奠，話休絮煩。

祭畢，一同步行往莊院裏來。卻離墳塋不遠，就是一座祠堂，傍邊便是莊院。四圍都是蔣家的田地，每到收割莊稼之時，蔣士奇就在莊院內居住照料。這莊院裏客廳、書房、內室、花園，俱收拾得甚是幽雅。床帳、廚灶等，無不齊備。當時大家進了莊院，處處遊玩。蔣士奇吩咐廚下整理兩席。裏邊蔣老夫人婆媳、蘇小姐陪岑夫人一席；外邊，蔣士奇父子與岑公子一席。又留下一整席作回盤祭祀，其餘散與家人、佃戶同用。及上下用過午飯收拾完畢，日色漸已過西。此時七月中旬，雖已立秋，尚在伏內。這日天氣十分炎熱，且喜莊院四圍俱有桑榆槐柳，清蔭交加。蔣士奇就要在莊院內住下，因吩咐整理車輛送了內眷們、小相公回家，自己留岑公子同在莊院住下。

當時吩咐家人燒湯洗澡後，看日色已將西墜。兩人又在花園中飲了一大壺涼酒，出到莊前，四圍閑玩。但見蒼煙暮靄，鴉雀投林，牧唱樵歌，相和歸去。散步之間，東方早已涌出一輪皓月，此時微風習習，暑氣全消。蔣士奇與岑公子一邊閑話，信步而行，看見前面不遠有一座極茂盛的松林，就緩步到來，不覺已走了三四里路。到得林間，就依松靠石坐定。蔣士奇已微有醉意，便覺胸中有一段英雄之氣勃不可遏，因對岑公子道：“大丈夫處世，也須要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，庶不虛此一生。若依靠了先人遺下的這幾畝田園老死牖下，豈不是與草木同朽。我雖然中了這個武舉，年已望四，況如今重文輕武，那九邊將帥不知費了多少汗血辛勤，當不得一毫閃，失便為那科道言官文章論劾，把從前功業一筆都勾，還要回籍聽勘，若朝無內援，便至身家不保。因此，我不思進步，又兼母老子幼，量也幹不出甚麼事業，但不甘作此田舍翁終身耳！賢侄經濟學問，將來定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，不但與先人爭氣，在我輩亦有榮施。日後得志，不可遺棄了故人。”岑秀道：“老叔何出此言？小侄母子若無老叔大人垂庇，便要流離道路，莫說小侄母子銘感五中，即兩家先人亦感激於地下。祇恐小侄菲劣陋質，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；倘邀福庇，得有寸進，生死不敢有忘大德。如今老叔正在強壯之年，叔祖母精神豐鑠，小兄弟氣宇不凡，老叔正可努力前程，豈可作此退閑之想？後年正是會試之期，老叔當圖進取，小侄至期當專聽佳捷。”蔣士奇道：“賢侄不知，如今分宜父子當國，又兼有鄒、趙輩為爪牙，是非顛倒，曲直不分，夏、曾、楊、沈之流徒濺碧血，真堪發豎！必得一蓋世偉人方能掃除奸佞，整頓朝綱，與普天下忠良吐此一口怨氣！”岑秀道：“物極則反，將來自然有肩當大任的人出來補天浴日。不過在遲早間耳！”

兩人說話之間，那一輪明月已飛上碧霄，照得大地如銀，流光若水。二人又談論了半晌，祇覺得身體有些困倦。朦朧恍惚間，見一老蒼頭從樹林中出來，上前道：“家主請兩位爺敘話。”蔣士奇道：“你家主是誰？住在何處？”老蒼頭道：“就在前面不遠，有要緊事相商，特著老奴奉邀，即請挪步。”蔣士奇亦不復問，就與岑公子不知不覺隨著這老蒼頭信步而往。約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遙，看見前面是一個大村落，樹林中微微有幾點燈光射出。進得村來，四下俱有房屋，茅檐草舍盡多。那蒼頭引著二人轉了兩個彎兒，到了一座莊門，見門外立著一個老者，鬚髮蒼白，幅巾道袍，手執著一根竹杖，生得面目清奇。見蔣、岑二人到來，遂迎上前道：“僻居蝸處，有屈高賢降臨，真是春生幽谷。”一面說話，就拱揖二人進門。

到得草堂，見高燒銀燭。施禮坐下，蔣士奇便問：“老丈尊姓高名？住居咫尺，竟有失瞻拜。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劉名芳，字德遠，原籍江西吉水縣人氏。僑寓此地已有年餘。今值此良夜，知二位頗饒清興，且抱負不凡，鄙人聞之，實深欽仰。老夫曾遇異人，少知玄理，知二位皆梁棟之材，必為廊廟之用。老夫幽獨之質，不揣冒昧，敢預託葭莩之好，將來佇著高賢作蒼生霖雨，則老朽亦叨光被多多矣！”蔣士奇拱手道：“末輩不過蓬茅下士，幸忝微名，安望騰達？承老丈過譽，實切惶愧！”老者道：“不然，邇年東南半壁遭倭寇蹂躪，人民受其涂毒。將來正待高賢為東南屏障，尊安百萬生靈，幸努力前進，勿生退步，老夫當拭目待之。”叔侄二人連稱不敢。蔣士奇因問：“老丈僑居此地，不知府上還有何人？”劉公道：“家中尚有老妻。長子劉雲，忝登兩榜，除授晉省曲沃縣令。次子劉霖，拙守家園。三子劉電，弱冠未婚，頗具膽略。明日見時，尚冀青睞。將來俱在二位高賢樾蔭之下，念老朽預期拜託，幸勿遺棄。因明日三小兒到來搬取老夫旋里，南北迢遙，相逢難再，今屈高賢降臨，尚有三事奉託，未知肯俯諾否？”叔侄二人齊聲答應道：“承老丈不棄，凡有見教，敢不竭力奉命？”劉公欠身道：“固知高賢千金一諾，與尋常行路之心不啻霄壤。”因拱手道：“老朽寄寓此間，曾螟蛉一女，年將及笄，才德工容頗稱全備。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夫，此女亦當同返。但道途差別，不得不預託高賢以釋疑惑。”因目視岑公子對蔣公道：“百年之好，固已前定，但刻下未敢便言。因將來尚有他待，小女亦不宜預佔此籌，有妨親疏之道，尚須待字數年，到姻緣會合之時，還祈台駕作一月老，不但成此百年之好，且成一千秋佳話也。再如台駕有一令表侄女年亦及笄，與老夫第三子當有夙緣，幸祈勿棄，結此朱陳，則老朽與臺翁又成至戚，更沐榮施。再者，小兒到此尚在迷途，務懇二位同相指示，庶不使他茫然無措。小女本當明日相見，將來總成姻眷，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顏。”當下吩咐使女請小姐出來。

不一時，祇見裏面兩個使女擁著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蹣跚而出。蔣士奇立起身來看時，果然好一位小姐，美麗輕盈，容光四射，因說道：“不敢起動，祇以常禮相見。”這岑公子卻在蔣公後面定睛觀看，真是一個絕色佳人，見他輕輕進步走到，劉公道：“這小姐名喚劉氏，年方及笄，才德工容，頗稱全備。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夫，此女亦當同返。但道途差別，不得不預託高賢以釋疑惑。”因目視岑公子對蔣公道：“百年之好，固已前定，但刻下未敢便言。因將來尚有他待，小女亦不宜預佔此籌，有妨親疏之道，尚須待字數年，到姻緣會合之時，還祈台駕作一月老，不但成此百年之好，且成一千秋佳話也。再如台駕有一令表侄女年亦及笄，與老夫第三子當有夙緣，幸祈勿棄，結此朱陳，則老朽與臺翁又成至戚，更沐榮施。再者，小兒到此尚在迷途，務懇二位同相指示，庶不使他茫然無措。小女本當明日相見，將來總成姻眷，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顏。”當下吩咐使女請小姐出來。

祇行常禮。”那女郎便望上深深福了四福，蔣公叔侄還了禮，便請尊便。那女郎復嚮岑公子回眸一視，微哂而入。

此時蔣士奇與岑秀恍惚惚，雖聽了劉公這一片言語，究竟茫然無著，因道：“老丈之言自當從命，但恐有不到之處，幸勿見罪。”劉公道：“適纔都是老朽肺腑之言，且事有定緣，明日即見。祇望臺翁重此然諾，勿虛老朽今夕之言！”當下又叫老蒼頭移開桌席，擺出果餌數盤、清酒一壺。劉公執杯在手，道：“塵土之物，不敢奉勸。此從淨土得來，聊敬一樽，庶不虛此良晤！”蔣公與岑公子謙讓就坐，劉公親自各奉一杯，然後自斟一杯相陪。二人飲之，覺芳香清冽，色味俱佳，與家醪迥異。數杯之後，似覺微醺。蔣公遂與岑公子起身謝別。劉公道：“卑棲斗室，亦不敢久屈臺光。”因扶杖送出門外，即將所執之杖插於門傍，與蔣岑二人道：“此即老朽住處，以杖為記。明日幸祈台駕過此，小兒到來即乞指示。小女千金重託，幸勿相訝。”蔣、岑二人應諾，遂相揖而別。

轉瞬之間，不見老者，房屋村落俱無，惟有幾株疏柳，一片荊榛在星光月影之下，肌粟寒生，共相驚訝。蔣士奇道：“我們莫非是夢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分明與老叔在此，何曾是夢？”蔣公定睛審視，依稀認得此處是叢葬之所，且見塚傍有一枝野竹因風飄動，因對岑公子道：“你看這枝野竹豈不是那老者所植之杖？”岑秀道：“果然，大是奇事！難道我們竟在幽室中與鬼坐談了半夜不成？”蔣公道：“陰陽人鬼，自來有之，原不足為怪。祇是這老者如此靈異，所說之事，再三囑託，必非無因。況他分明說是江西籍貫，僑寓在此，必定是客死於此，這是他埋葬之所。又說他三子劉電明日到來搬他回籍，要我們與他指點處所。這是分分明明說話，來朝必有下落。我們明日必須到此看個動靜。方纔所飲之酒尚覺芳香滿口，難道地下也有此美醞？”岑公子道：“那老者說是從淨土得來，必非塵垢之物可知。我們且回到莊上，再作理會。”因此兩人又將此地認了一回。蔣士奇猶恐有錯，又扳了一條大柳枝插於地上，然後看著方嚮取路回莊。

此時已是參橫月落，夜色深沉。正走間，祇見前面有人聲燈火遠遠而來，卻不知是何緣故？正是：

大抵乾坤皆夢幻，莫驚人世隔陰陽。

不知那來者又是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此回是一篇奇妙鮮新文字。湯若士撰杜麗娘還魂傳奇，其前先有與柳生夢合一節，未免失貞，安得如雪一番苦慘磨煉出來，卻勝麗娘行藏遠遠矣。至劉封君相托之事，又是一種迷離恍惚氣象。曾記有鬼和尚能嗅人文章氣味，以辨優劣，若使嗅此，當是一派鬼氣。前半寫蔣、岑忠義激烈，直從血性流出，然非忠義人不能道祇字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